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 著 [美]杰弗里·S. 克莱默 注 杜先菊 译

HENRY DAVID THOREAU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EDITED BY JEFFREY S. CRAM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mwxcbs.com.cn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Henry David Thoreau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Edited By Jeffrey S. Cramer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 著

[美]杰弗里·S. 克莱默 注 杜先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53

Walden

Henry David Thoreau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Edited by Jeffrey S. Cramer
© 2004 by Yale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全注疏本/(美)亨利·戴维·梭罗著;(美)杰弗里·S.克莱默注;
杜先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833-4

I. ①瓦… II. ①亨… ②杰… ③杜… III. ①散文集
—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9694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封面摄影 张又年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33-4
定 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鸣 谢

工程伊始，什么都不借可能很难。

——梭罗，《瓦尔登湖》第一章《简朴生活》

我对以前为《瓦尔登湖》作注的人欠债最多，尤其是沃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菲利普·冯·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和大卫·罗曼（David Rohman）。没有这三个人奠定的基础，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谦卑地跟随着他们的足迹前行，不过我在前行的时候，也知道他们会同意爱默生在《大自然的法则》中说过的话：“没有任何固定的事物是固若金汤的……即使学者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们总是会探索和修订他的观点。”

这样的项目，没有几百个知名和不知名的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在下面对很多人表示了感谢，但是，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人的名字我没有一一提及，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很感激世界上存在的慷慨和热情，知道这样的奉献精神 and 热情依然存在，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这些人中，我尤其感谢比尔·格里里希（Bill Grealish），他以前在波士顿公立图书馆供职，是最卓越的参考图书馆员，还有南希·布朗（Nancy Browne），她总是随叫随到，找到和证实临时需要的资料来源；美国文物协会的托马斯·诺尔斯（Thomas Knoles）；林肯镇公立图书馆的珍妮·布拉肯（Jeanne Bracken）；波士顿公立图书馆的黛安·大田（Diane Ota）和简妮丝·查德伯恩（Janice Chadbourne），她们回答音乐和艺术方面的问题；罗素·A.波特（Russel A. Potter）和查斯·考文（Chas Cowing），提供了关于凯恩（Kane）和弗兰克林（Franklin）的信息；肯德基大学考古研究系的唐纳德·W.莱恩博（Donald W. Linebaugh）回答了关于考古和十九世纪建筑实践的问题；所有在 Stumpers-L 参考书目电子邮件单子上的成员（wombats），尤其是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邓尼斯·李恩（Denis Lien）；老斯特布里奇村（Old

Sturbridge Village) 的研究、搜集和图书馆主任杰克·拉金 (Jack Larkin); 奥斯丁·梅恩迪斯 (Austin Meredith); 露丝·R. 罗杰斯 (Ruth R. Rogers); 感谢杰克·麦克莱恩 (Jack MacLean) 在林肯历史方面提供的帮助。我还得到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Houghton Library)、加州圣马力诺的亨利·E. 亨廷顿图书馆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伯格收藏 (the Berg Collection) 的图书馆员们的帮助。

我要感谢罗伯特·理查森 (Robert Richardson) 和韦斯·莫特 (Wes Mott) 阅读初稿时的敏锐, 理查森读过《生活在何处, 生活的目的》, 莫特阅读过《村庄》; 康科德图书馆的莱斯利·威尔逊 (Leslie Wilson), 感谢她为我寻找资料、阅读《结语》初稿时提供的帮助; 格雷格·乔利 (Greg Joly), 谢谢他和我就一个词或短语的意义进行过很多小时既有趣又信息丰富的交谈, 也谢谢他用一位出版人和诗人的眼光检视《简朴生活》一章。

我很感激瓦尔登森林项目主任、瓦尔登森林中的梭罗研究所行政主任凯茜·安德森 (Kathi Anderson), 她为我完成这个项目提供了帮助和灵活安排。

我要感谢那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捐献给梭罗学会和瓦尔登森林项目的收藏的众多学者。地处马萨诸塞州林肯的瓦尔登森林、由瓦尔登森林项目 (the Walden Woods Project) 管理的这些收藏, 是一项价值连城、无与伦比的资料来源, 没有它, 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约翰·库尔卡 (John Kulka), 因为他的眼光和信心, 这个项目才得以完成。

也要感谢我的女儿卡兹亚 (Kazia) 和佐伊 (Zoe), 她们希望这本书完成以后, 我再也不谈梭罗了。

最后, 我的妻子朱莉亚·伯克利 (Julia Berkley), 她在我心里和脑海里总是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是我最严厉的批评家, 我做的所有和梭罗有关或无关的项目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亲爱的朋友。

简介

“《瓦尔登湖》出版。”1854年8月9日，离他搬到瓦尔登湖九年之后，经历了七次修改稿，《瓦尔登湖》终于出版，这是梭罗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下的唯一一句话。几个月之前，收到最初的清样时，他也只是简单地写下了一句话：“《瓦尔登湖》清样收到。”他在日记中对此事轻描淡写，就像这是最平常的事件。第一本书《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失败后，梭罗可能是谨慎行事，对成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梭罗搬到瓦尔登湖那一天，在他的日记里也是一笔带过：“7月5日。星期六。瓦尔登湖。——我昨天搬到这儿来住了。”这个地方本身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独立出来了，而他尚未意识到这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瓦尔登”这个名字，不管是地名还是书名，一百五十年后，在学术和个人层面上都对成千上万人充满了象征意义，但梭罗当时在寻找居住地时，其实还考虑过其他几个地方。直到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买下了面积62英亩、深达103英尺的冰川深湖瓦尔登湖北面的十几英亩土地，并且允许梭罗在那里居住之后，梭罗才能真正去那里居住。

埃勒里·钱宁（Ellery Channing）1845年3月2日写信给梭罗：“在这个世界上，我为你看中的唯一地方是那块我曾经命名为‘酒器’（Briars）的地方；到那儿去吧，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然后开始尽情享受自己的伟大历程吧。”钱宁在这里究竟是建议梭罗搬到湖边去住，还是梭罗已经搬家，我们无从得知，估计两种可能性都有。临三月底时，梭罗借来一把斧子，开始砍白松树。五月份，他的房架搭起来了，他开始清理和开垦两英亩半的土地，准备耕种。

梭罗决定在林中独自居住的起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他和查尔斯·斯登·惠勒（Charles Stearns Wheeler）在弗林特湖中度过一段时间。惠勒是梭罗的朋友，是他在哈佛的同屋，惠勒在弗林特湖附近盖了一个小棚子，1836年到1842年间，在那里居住过几次。梭罗也在小棚子里待过，可能是在1837

年，不过，他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有多长，现有的记录没有定论。我们不知道惠勒的小棚子的确切地点，不过它很可能是建在他哥哥威廉姆·弗朗西斯·惠勒（William Francis Wheeler）的土地上。如果梭罗确实考虑过在弗林特湖那里居住，那么，他求助过的人可能就是弗朗西斯·惠勒。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841年8月18日写给爱默生的一封信中说：“经过一些来回折腾，这个离索尔维·弗斯（Solway Firth）的海滩不远、陈设不多的小房子，总算到手了：我们到这儿来住了一个月，完全与世隔绝……我想，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更加健康了。”梭罗肯定读过这封信，当时人们通常都是分享日记和信件的，而梭罗当时也正好住在爱默生家，他想搬出去住，这封信肯定也坚定了他的想法。

更重要的一个动机，梭罗搬到瓦尔登湖去住，是在响应爱默生在《美国学者》里提倡的精神：

年轻人，充满着最美好的希望，他们的生活我们的海滩上开始，山间的风吹拂着他们，上帝的所有星星把他们照耀得熠熠闪光，他们发现下面地球上的一切和这些并不协调，下面管理繁琐俗事的原则令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因为这种厌恶而无所作为，因而转向无足轻重的事务，或者死于厌恶，其中有些人还会自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些成千上万同样有希望却碰到了职业障碍的年轻人还没有认识到，如果独立的个人不受任何控制地完全将自己的本能作为自我的根基，整个庞大的世界就会环绕到他周围来。耐心，——耐心；唯一的慰藉是，你自己的生命有可能是无限的；你的任务是对原则进行研究和交流，使这些本能流传开来，从而改变整个世界。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单位；——不能被人当作一个独有的特殊个体；——不能结出每一个人生来就应当结出的独特的果实……我们将用自己的双脚行走；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劳作；我们会说出我们自己的心声。

从广义上说，梭罗是在回应社会的挑战。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些乌托邦群体开始形成，其中有两个和他的一些朋友密切相关：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 和弗鲁特兰兹果树园 (Fruitlands)。和住在这些社区的人相比，他是在进行同样的试验，只不过他的规模更小一些，角度也有所不同。他并不是通过重新设计一个社区如何运作来重新设计社会。他是在质疑个人的角色和义务，不光是对社会的角色和义务，而且是对自己的角色和义务：个人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和邻居交往，如何遵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法则。只有通过一个人的改革，才能实现对众多的人的改革。爱默生在《历史》(History) 中写道：“每一场革命都是从一个人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开始的。当同样的想法在另一个头脑中产生时，它就变成那个时代的关键。每一场变革，起初都是一个人观点，当它又重新变成个人观点时，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搬到瓦尔登湖一年半之前，梭罗在《(将)复乐园》(Paradise (to be) Regained) 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取得个人的成功，然后才能取得众人的成功。”

不管上述这些因素对梭罗有多大影响，是如何促使和激励了他，促使他搬到瓦尔登湖的一个主要动机，还是因为他需要独立和空间，来完成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后来题为《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1842年，他的哥哥约翰突然去世，令人震惊万分，梭罗自此开始写作，纪念二人在1839年8月和9月为期两周的航行中的兄弟情谊。在瓦尔登湖，梭罗重新修改了这份手稿。这次航行本身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梭罗开始思考友谊、精神、社会和自然，把这些主题融入了书中。

除了修改手稿，在瓦尔登湖居住，也促使梭罗探寻存在的根本意义，并将真实与现实区别开来。住到湖边第三天，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面对生活中的事实，面对面地观察关键的事实，也就是上帝希望展示给我们的现象或真实，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了。生命！谁知道它是什么，它又是干什么的？”

正如梭罗在日记中所说，自传胜过传记（他在《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中也重复了这个说法）。“如果我不是我，谁还能是我？”或者像他在离开瓦尔登湖之后的1857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的：“难道诗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写他自己的传记吗？除了一本好日记以外，还有什么好写的东西？我们不想知道他想象中的主人公每天是如何生活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他本人，这个实际主人公，每天是如何生活的。”

梭罗在1851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解释道，诗人的任务是“连续不断地观察自己的思想情绪，就像天文学家观察一切天象一样。这样明智而忠诚地度过

漫长的一生，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期待的呢？……旅行者们周游世界，述说自然事物和现象，那么，让一个人留在家中，忠实地述说他自己生活中的现象吧。”

不过，我们应当记住，《瓦尔登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为了保持他创造的神秘生活艺术上的完整性，梭罗作了一些灵活调整。1848年3月27日写给哈里逊·格雷·奥蒂斯·布雷克（Harrison Gray Otis Blake）的信中，梭罗将他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生活区分开来：“我的实际生活是一项事实，观察它，我没有什么特别自得的地方，但是尊重我自己的信仰和愿望。我是为我的信仰和愿望立言。”同样，他还于1856年2月10日写信给卡尔文·格林（Calvin Greene）：“你放心吧，你在书中看到的是我最好的一面，我真不值得当面会见——我口吃，迟钝，笨拙。你知道，即使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限的炫耀和夸张。我倒不是不承认我写的文字，而是想说出我在我微弱地道出的真理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梭罗住在瓦尔登湖期间，完成了后来《瓦尔登湖》一书的一半内容。1851年11月9日，在完成和重新修改手稿过程中，梭罗在日记中写道：“除了事实以外，我也不得不依赖其他一些东西。事实只是我的画像的框架；它们是我正在写作的神话中的材料……我的事实在常识看来，却是谬误。我可以这么说：事实应当是重要的，应当是神话或具有神秘性。”

很显然，梭罗正在写的恰恰就是神话。如果读者的方法偏离了作者的原意，那他注定要误读这本书。“正确阅读，亦即，以真正的精神读真正的书籍，是一项高贵的活动，和当代的习惯所承认的所有活动相比起来，会让读者感到更加劳累。”梭罗在《阅读》中这样写道。“读书需要的训练，就像运动员接受的那样的训练，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如果我们把《瓦尔登湖》当作一个人在瓦尔登湖居住的经历，把它完全当作自传来读，那么就很容易和那些对梭罗挑刺的人一样，专门盯着梭罗在爱默生家吃过多少顿饭、他的母亲和姐妹帮他洗过多少衣服这样的细节。

梭罗在《阅读》一章中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并且作出了具体说明：“英雄的书章，即使是用我们的母语印刷出版，却永远只存身于另外一种语言，一个腐朽的时代是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求一字一行的意义，用我们所有的智慧、勇气和慷慨，超出它们的常用法之上，去揣测它们更宏大

的意义。”梭罗不是从遥远的过去写作的，写的不是东方或西方的精神文学的经典著作。他写的是你现在手里拿着的书。《瓦尔登湖》是一部英雄篇章，因为它是关于一个英雄的书。

在《托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Thomas Carlyle and His Works*)中，梭罗写到了卡莱尔的《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主义》(*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和爱默生的《代表性的人》(*The Representative Men*)，认为这两本书都不能代表工作着的人。他接着说，“很明显，作者都没有谈及他的生存条件，因为作者自己并没有进入他的生存条件。”正如他后来在《漫步》中写的那样，他懂得，“英雄通常是最简单、最模糊的人。”有意无意间，梭罗迎接了卡莱尔1845年8月25日写给爱默生的信中提出的挑战：“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美国英雄，一个你真正热爱的英雄；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梭罗在亲身承担了英雄这个角色以后，也重新为英雄行为做出了定义。将生活试验变成一项英雄行为，他也成功地将《瓦尔登湖》从一条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的哲学思路，变成了对迷惑者的指南。于是，他塑造了代表性的人，代表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今。

这个实验始于1845年7月4日，终于1847年9月6日；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没有顿悟，没有伟大的启示。他离开瓦尔登湖是因为爱默生家需要他，这个事实使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历史的真相仍然是，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的直接原因，是利蒂安·爱默生请求梭罗在她丈夫去国外讲学期间照顾爱默生的家庭 and 家务。爱默生直到十月份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但梭罗在接到邀请一个星期以后就离开了林中，直接搬到了爱默生家。他在瓦尔登湖的居住就这样突然结束，这种仓促可能导致他在185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说，我真说不清是什么事情促使我离开瓦尔登湖的。我离开那里，和我去那儿住一样，没有什么说得清楚的理由。说真心话，我去那儿是因为我准备好了要去；我离开那儿，也是同样的原因。”

梭罗搬到瓦尔登湖，也完成了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写完后来定名为《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一书。在林中期间，他完成了两份初稿，到第二稿时，爱默生说是“差不多够发表水平了”。此外，他还写了不同版本的《卡坦》(*Ktaadn*)、《托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和《抵制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以及一百一十七页的《瓦尔登湖》手稿。(手

稿经过了七次修改，终于于 1854 年出版，这个过程中，书的长度翻了一番。）

湖边居住两年可能还不算太难。最难的任务是把在瓦尔登湖的经历变成《瓦尔登湖》这本书。当他在《我的经历》(*History of Myself*) 这次演讲中谈到在瓦尔登湖的经历时，他讲述了他湖边生活的经济方面，这些内容后来成为《简朴生活》一章的主要内容，但现在他需要更多的东西。

1851 年，他读到詹姆斯·威尔金森 (James Wilkinson) 的《人体》(*The Human Body*) 一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威尔金森的书实现了我的梦想，亦即，回到语言最原始的类比和衍生意义上。他的类比能力，比更著名的作家们能够更经常地引向更真实的语言……他的表达方式是从比科学更睿智的本能而来，因而他使我们更加相信古老的和现今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们，便能够安心地相信它们……所有关于真理的概念，都是分辨出其中的类别；我们通过我们的手来推想到我们的头脑。”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和遵从他在《瓦尔登湖》中试图表达的目的。

梭罗 1852 年 4 月 18 日写道：“当鸟儿飞翔，鱼儿遨游，就像寓言中描绘的那样，而道德并不遥远；当大雁的迁徙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种道德意义；当日常事务有一种神秘的性质，连最琐碎的事件也有了象征意义时……这样的时刻，我感到庄重而满足……每一件偶然事件，在伟大的导师面前都是一种比喻。”大约是因为他的作品中的这种分析方法，他在《结语》中略有微词：“但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一个人的作品允许有一种以上的解释，那它就会引起人们的诟病。”

梭罗 1857 年 11 月 16 日写给布雷克的信中，描述了从经验中提炼真理的方法：

我给你建议一个主题吧：走进大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准确完整地对自己述说一切——再三回到这篇文章，直到你觉得你经验中所有的重要因素都包含在里面了，你觉得很满意了为止。你翻越过山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人类总是要翻山越岭的。不要以为你试验过区区十来次，就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个故事，你要反复修改，特别是，在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你怀疑你已经接近了事物的核心和至高点时，你更要在那里重申你的观点，向你自己描述这座山。这个故事不必太长，但它必须先写得很长，然后才能精简缩短。你想，翻

这座山可没花太多时间；但是，你确实翻越过了这座山吗？我可以问一下，如果你去过华盛顿山的山顶，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你知道，这就是他们成为见证人的不二法门。仅仅是上去了，被风吹一吹，这算不得什么。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没有怎么爬山，但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餐，就像在家里一样。只有在回家以后，我们才算真正翻越了山岭，如果我们真能够翻越的话。山说了些什么？山干了些什么？

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所有阅读《瓦尔登湖》的读者。阅读这本书或者翻一座山可能花不了太多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你确实读完了这本书吗？你在里面发现了些什么？

《瓦尔登湖》迫使我们提出问题，由于答案总是在不断变化，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从一个人的一年到下一年，因而，我们仍旧在翻越这座山，回到湖边，回到这本书中去。一百五十年以后，《瓦尔登湖》仍然是一本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作品，证明这位伟大导师的比喻是有普遍意义的，证明梭罗是一个伟大的比喻家、观察家和诗人。

本书注释中用下列缩写代替梭罗的作品：

- C 《亨利·戴维·梭罗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David Thoreau*)，沃尔特·哈丁 (Walter Harding) 和卡尔·博德 (Carl Bode) 编，1958
- CP 《亨利·梭罗诗集》(*Collected Poems of Henry Thoreau*)，卡尔·博德编，1965
- EEM 《早期作品和琐记》(*Early Essays and Miscellancies*)，约瑟夫·J. 摩登豪尔 (Joseph J. Moldenhauer) 和爱德温·莫泽 (Edwin Moser) 编，1975
- J 《亨利·梭罗日记》(*The Journals of Henry Thoreau*)，布拉德福德·托里 (Bradford Torrey) 和弗朗西斯·H. 艾伦 (Francis H. Allen) 编，1906
- PJ 《日记》(*Journal*)，约翰·C. 布罗德里克 (John C. Brodrick) 编，1981
- W 《亨利·D. 梭罗作品集》(*The Writings of Henry D. Thoreau*)，瓦尔登版，1906

目 录

简介	1
简朴生活	1
生活在何处，生活的目的	96
阅读	118
声籁	132
独处	151
访客	162
豆圃	178
村庄	193
湖泊	200
贝克农场	225
更高的法则	235
动物邻居	250
室内取暖	266
从前的居民，冬天的访客	284
冬天的动物	305
冬天的瓦尔登湖	316
春天	332
结语	351
译名索引	371
参考书目	386

| 简 | 朴 | 生 | 活 |

在撰写下面这些篇章，或者是撰写其中大部分章节的时候，我独自住在森林中我亲手盖的小房子里，这片森林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所有的邻居都在一英里之外¹，我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维持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²。

要不是镇上的人就我的生活方式对我提出特别详细的问询³，我也不会这么贸然向读者展示我的生活了，有些人会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有些不着边际，不过

1 离他住的地方比一英里近得多的地方，住着爱尔兰铁路工人，梭罗每天散步都会见到，本章晚些时候他写到“四处与我们的铁路相邻的窝棚”时会提到。尽管铁路在梭罗搬往瓦尔登湖之前就修建完毕，窝棚也被出售了，并不是所有的铁路工人都搬走了。迟至1851年12月31日，梭罗还在“今天下午看到了林中窝棚里的爱尔兰老妇人”【J 3: 166】。梭罗住在瓦尔登的时间，正好和休·科伊尔（Hugh Coyle，或 Quoil）有几个月的交集。梭罗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距离：“我刚到林子里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里，我有个离我半英里的邻居，休·科伊尔。”【J 1: 414】在《从前的居民》中，梭罗说，他“没有把他当作一个邻居记下来”，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同时居住的时间不长。

2 梭罗将他生命中的阶段看作临时寄居或试验，他在早期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再也不想觉得我的生活不过是一次寄居而已了”【J 1: 299】。他有这种过客的感觉，大约是因为他1837年从哈佛毕业以后的十二年中，住过八个地方。

3 梭罗搬到瓦尔登湖之前就有人提出问题了，如他在18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考虑可能的地点时：“我想马上去，住在湖边……但我的朋友们问我，我去那儿以后要干什么。”【J 1: 299】1846年2月4日，梭罗在康科德作了一次讲演。“上次我在这儿讲演以后，今年冬天，”他在瓦尔登时写道，“我听说，我们镇上有些人希望我记录下我在湖边的生活。”【J 1: 485】可能是从那以后不久，梭罗开始为一次计划中的演讲记日记：“今天晚上，我不想谈及中国人或桑威奇岛的居民（Sandwich-Islanders），我想谈及你们这些来听我讲演的人，人称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们。”【J 1: 395】他确实在1847年2月10日和17日的学苑讲座中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询，在他一个月前于1月19日作的演讲中可能也提及过，这些演讲构成了后来的《瓦尔登湖》头两章的核心。

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不着边际，而是，考虑到我的具体情况，实际上很自然，很适宜。有人问我吃些什么；我有没有觉得寂寞孤单；我是不是害怕；诸如此类。另外还有人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大一部分用于慈善目的；有些拖家带口的人还想知道我资助了多少穷人家的孩子。我会在本书中去回答其中一些问题，为此，我还想请求那些对我本人没有特别兴趣的读者们原谅这一点。在很多著作中，“我”，或者说第一人称，是省略掉了的；在本书中它将保留下来⁴；这种自我主义，是这里的主要独特之处。我们通常忘记，我们发言时毕竟总是以第一人称说话。如果我对任何一个别人也这么了解，那我就不会这么喋喋不休地谈我自己了。不幸的是，我经历狭窄，将我限制在了这个议题之内。此外，我有个想法，即要求所有的作家，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要简洁诚恳地⁵记下他自己的生活动，而不仅仅是他所耳闻的他人的生活；这些记录就像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属的消息；因为我觉得，人只有在很遥远的国度，才能诚恳地生活。这些章节也可能更适合贫寒的学生阅读。至于其他的读者，他们可以接受适合于他们的那些部分。我相信，如果一件外衣偏小，人们不会把它勉强撑破的，因为对穿着合身的那个人来说，它毕竟还是有用的。

我乐于谈及的话题，不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居民⁶的，而是关于你们

4 梭罗在日记中写道，后来又又在《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中重复道，自传胜于传记。“如果我不是我，谁还能是我？”【J 1: 270】还有，1857年10月21日的日记说：“难道诗人不该写自己的传记吗？除了一部好日记，难道还有别的著作吗？我们不想知道他想象中的英雄，或者他，现实中的英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J 10: 115】其他超验主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情。爱默生在他的《超验主义者》(*The Transcendentalists*)一书中写道：“我——名为我的这个思想——是一个世界像融化的蜡烛一样注入的模型。”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 1810—1850)，在她刊登于《日晷》(*The Dial*)杂志的关于歌德的文章中写道：“除了记录生命，写作毫无价值……他的著作只应当是对他本人的反映。”

5 梭罗在这里主张简洁记录，但与此相反，梭罗于1843年7月8日给爱默生夫妇写道：“艺术的最高峰，第一层次应当出现的是常识——第二层次是严酷的真理——第三层次是美——有了这些对其深度和现实的保证，我们才能更好地永远享受其美。”【C 125】

6 夏威夷人；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于1778年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并以他的保护人桑威奇伯爵(the Earl of Sandwich)命名。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中也写过类似的文字：“既然你们是我的读(转下页)

这些正在阅读这些章节的人，你们这些住在新英格兰的人；我要谈及的是你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镇里的外在条件或状况，它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它一定就得像目前这样糟糕，它是不是真的就无从改善。我的足迹遍布康科德⁷；四面八方，商店中，办公室里，田野里，在我看来，村民们在以上千种非凡的方式苦行忏悔⁸。我听说过婆罗门⁹面对四种火焰，直面太阳而坐；或者头朝下倒挂在火焰之上；或者从肩头仰望天堂，“直到他们根本无法恢复自然的姿势，而脖子扭曲时，唯有流体能够进入他们的肚腹”¹⁰；或者用铁链拴着，终生住在一株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丈量广袤的国土；或者单腿直立在柱子的顶端，——即使是这些形式的苦行忏悔，也不比我天天耳闻目睹的情景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更加令人惊奇。赫克里斯¹¹的十二大苦役，和我的邻居们承担的苦役相比，实在是无足轻重；因为那毕竟只有十二种，毕竟还有个终结；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邻居杀死或逮住任何怪兽，或者完

（接上页）者，而我不是四处游历的旅行者，我不会谈论千里之外的人们，而是会尽我所能地回到近乡。”【4: 456】

7 康科德坐落在波士顿西北十八英里处，在梭罗的时代，是一个拥有两千二百名居民的村庄。梭罗在他 1851 年 9 月 4 日的日记中呼吁：“有时候很值得像一个过路的旅人一样观察你的故乡，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评论你的邻居”【J 2: 452】；不过他也写过：“旅行，‘发现新大陆’，就是思考新思想，开发新的想象……最深刻、最有创见性的思想家，旅行得最远。”【PJ 1: 171】爱默生在《论自助》（*Self-Reliance*）中写道：“灵魂不是旅人；智者羁留家中。”

8 梭罗不相信基督教的忏悔圣事。“忏悔不是通向上帝的自由而公正的大道，”他在 1850 年的日记中写道，“智者应当免除忏悔。忏悔是一惊一乍、感情充沛的。上帝更希望你能思考着而不是忏悔着接近他，尽管你是最大的罪人。只有忘却自己，你才能接近他。”【J2: 3】

9 Brahmins, 或 Brahmins, 婆罗门，印度四大种姓的最高种姓，即祭司、武士、商人和农民（priest, warrior, merchant, peasant）。【编者注：此处克莱默的注释不确，印度四大种姓为祭司（婆罗门）、贵族（刹帝利）、平民（吠舍）和奴隶（首陀罗）。】

10 这段引文（标点符号稍有变动）和梭罗描述的其他方式的忏悔，来自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 1773—1836）的《印度史》（*The History of India*, 1817），发表于《趣味知识图书馆：印度人》（*The Library of Entertaining Knowledge: The Hindoos*, 伦敦，1834—1835）。

11 赫克里斯（Hercules），希腊神话中宙斯（Zeus）之子，以强大的力量著称。为了把自己从欧律斯透斯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完成十二种看起来无法完成的劳役。

成任何劳役。他们还没有一个朋友伊俄拉俄斯¹²，用烧红的烙铁炙烧海德拉九头怪砍断的头颈，一俟一颗头被砍掉，就有两颗头冒出来¹³。

我看到年轻人，我的同乡们，他们的不幸就是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牛群和农具；因为这些物事都是得之容易去之难。他们还不如生于旷野之中，由一匹狼哺育长大¹⁴，那样的话，他们或许还能用更明亮的眼睛发现这一片他们在其中劳作的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贪吞六十英亩土地¹⁵，当人们命中注定只能吃一方寸土¹⁶？他们为什么刚刚降临人世，就开始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应当过人的生活¹⁷，推开眼前这一切物事，尽其所能去生活。我见过多少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宿命地被事物的重负碾碎、窒息，在生命之路上踉踉爬行，推着前面一

12 伊俄拉俄斯 (Iolaus)，希腊神话中伊菲克勒斯 (Iphiclus) 的儿子，塞萨里 (Thessaly) 的国王，赫克里斯的朋友。

13 根据梭罗主要的古典字典，约翰·朗普利埃 (John Lemprière, 1765?—1824) 的《古典书目》(*Bibliotheca Classica*): “赫克里斯的第二种劳役是摧毁勒纳湖的海德拉 (the Lernaean hydra)，据阿波罗多罗斯 (Apollodorus) 记载，它有七个脑袋，据西蒙尼德 (Simonides) 记载，有五十个脑袋，而据狄奥多罗斯 (Diodorus) 记载，则有一百个脑袋。他用弓箭袭击了这头著名的怪兽，不久他就和这个怪物近身激战，他用自己粗重的棍棒摧毁了他的敌手的脑袋。但是，这个行动并没有使他处于优势；因为他一用棍棒击碎一只脑袋，另外两只就马上冒了出来，如果他没有命令他的朋友伊俄拉俄斯用烧红的烙铁炙烧他击碎的脑袋的根部，他的劳役就会一直完不成。”

14 罗马城的创建人，罗穆卢斯 (Romulus) 和瑞摩斯 (Remus)，婴儿时期被抛弃后，是由母狼哺育长大的；梭罗 1851 年 2 月的日记补充道：“美国是今天的母狼，在她无人居住的和野蛮的海岸上出现的疲乏的欧洲的儿女们是瑞摩斯和罗穆卢斯，他们在她的乳房上得到新的生命和活力，在西方发现了一个新罗马。”【J2: 151】

15 他用这个来代表普通康科德农场的大小，尽管三句话后他又用一百英亩来代表同样的东西。

16 至少能回溯到十八世纪的谚语：“人生在世，必食寸土 (We must eat a peck of dirt before we die)。”

17 可能引用的是威廉·埃勒里·钱宁 (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780—1842) 的《论劳动阶级的上升》(*On the Elevation of the Laboring Classes*): “目前，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人。他们知道他的衣着、他的相貌、他的财产、他的级别、他的蠢事、他外在的生活。但是，他内心存在的思想，他真实的人性，众人根本就不了解；可是，不了解一个人独特的价值，谁又能真正过人的生活呢？”